

独子命危的时刻……

云南省某“六一零”（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工作人员，其丈夫是某监狱狱警。以前对法轮功比较抵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的一名同学（法轮功学员）向她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做好人的道理和被迫害真相。她不仅听不进去，还威胁这位大法弟子：“看（在）你是同学（的份上），要不把你也整进去！”

后来她的独生儿子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期间，不幸遭遇车祸重伤，肇事车辆逃跑。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发现她的儿子心脏破损，无法医治，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眼看着自己将要痛失爱子。她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那位给她讲过真相的炼法轮功的同学，想起来她在六一零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因为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神奇事例。于是她找到了那位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的心愿。

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你今天遇此事，是因为你受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应。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后不再协同做伤天害理之事，还要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以前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诈、勒索的钱财如数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许你的儿子还有救。

她明白了真相后，就去找那些以前她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其中大部份都已回家，她就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病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对她十分宽容，没有一个责骂她的。她还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二十四万人民币之多。她就拿自己家里的钱赔偿给大法弟子，没想到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她儿子的病不治自好了。复查时医生都觉的不可思议，问她：“是不是你们家还有个双胞胎儿子？是不是你们让另一个健康的儿子来检查？”

她儿子康复后，他们全家这下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对大法师父感激万分，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都办理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明慧週報

●通辽版● 第4期 2007年11月16日

读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尤其是第二评，“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对共产党的邪恶，有了全面的认识，也想起了童年的一件往事。

回想自己童年在大陆，自小就戴“伟大领袖”像章，一边深感幸福：幸亏有共产党毛主席，虽然一个月全家只有半斤油，一斤肉的供给，到底有碗饭吃。

那时，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台湾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到要吃香蕉皮。香蕉皮，自己出于好奇也尝过，涩涩的，苦苦的，确实难以下咽。可怜的台湾人民呀！

隔壁的谭家，有港台关系，自然，那时属于“监控对象”。我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尤其隔半年一年的，总有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悄悄走进他家门，这更引起众人的怀疑。我也仔细观察过，但见这男子皮鞋铮亮，西装革履的在傍晚时分踏入谭家门。第二天早晨出门时，却穿着短衫短裤和拖鞋。心中十分疑惑：这不是一个阶级敌人，化了装去搞破坏活动。还好，谭家阿婆满疼我，我便去找她问个究竟。

谭家阿婆见了我，咧开没了牙的嘴直笑，塞给我一块水果糖，于是我一边含着糖果一边问阿婆那神秘的阿叔是谁。



——读《九评共产党》有感

阿婆一开始支支吾吾，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压低声音对我说：“那是表叔，他住在台湾，在香港也有生意，有时回来看看。”

“那怎么每次他进来和出去的衣服都不同？”我好奇的问。

阿婆叹一口气：“谭家的三个儿子，因为太穷，都讨不到老婆。表叔每次都穿得尽可能好的回来，把衣服、手表、鞋袜给他们。他们才敢去相亲。所以表叔回去时，没有衣服鞋袜穿，只好穿短衫短裤子和拖鞋啦。”

“哦”，我明白了，原来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么”，我又问：“他是不是在台湾时每天吃香蕉皮？”

“吃香蕉皮？”阿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吃香蕉皮？”

“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没有饭吃呀！”我提醒她。

阿婆说“他没吃过香蕉皮，我倒是吃过。60年闹饥荒，人饿得难受，别说香蕉皮，连土都有人吃过！”

我终于明白了，“噢，原来连香蕉皮都吃不上的不是台湾同胞，而是我们。”

◇



通辽法轮功学员田芳遭呼市女监迫害事实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内蒙通辽市法轮功学员田芳二零零四年遭绑架、非法判刑四年。田芳在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了三年，期间遭到恶警、恶犯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包括被扒光衣服推到寒风中罚站、用烟头烫脸、电棍电、用刷厕所的刷子刷她的嘴，打耳光，等等。以下曝光田芳遭迫害的部份事实：

田芳，女，三十六岁，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她与父母及姐妹兄弟都坚持信仰“真、善、忍”，八年来，田芳一家人一直受到邪党人员的迫害，从未团圆过，他们的遭遇在明慧网上有过多次的报道。

八年来，田芳被绑架到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关押四次，二零零零年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因体检不合格，当时保外。婆家人因警察多次进家骚扰，再加上受江氏谎言毒害，不敢让田芳回家，她只能长期住在娘家。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田芳去呼市女监探视被非法判刑、关押的三妹田苗，归途中在火车上讲法轮功真相及家人遭迫害情况，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通辽河西看守所。二月十八日，公安分局局长、永清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伙同邵军、六一零警察王波等二十几个人，以纪检委为名，从阁楼破窗而入，对家中物品破坏性地进行搜查。

田芳被非法关押在河西看守所的七个月里，多次绝食抗议迫害，多次被恶警、狱医和犯人一拥而上，强行灌食，他们用钢铁一样的金属棒撬田芳的嘴，致使她的嘴角两边顿时裂开半寸长的血口子，牙齿也被撬掉了一颗，而此时的田芳已骨瘦如柴。七个月后，田芳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邪恶的呼和浩特女子监狱。

在呼市女监，田芳又遭到非人折磨。恶警们有时自己动手，有时指使犯人行恶，并以减刑作为奖赏。死缓犯曹桂香是最积极的配合者，一次田芳在监舍炼功，她拿起扫床刷使劲打田芳的手脚、膝盖，被打过的地方马上就肿起了硬硬的大包，很久都不好。诈骗犯赵琪非常阴险，总是无端挑拨是非，无中生有，教唆全组人员对田芳拳打脚踢，打得田芳鼻肿脸青。十月中旬，一组犯人又一次对田芳行凶，将她双手双脚捆在一起，扔在地上往床底下塞，塞不进去，就用脚往里踢，象踢麻袋一样，田芳的腰，手、胯骨都被硌破了，然后又把床板抬出去，不让她睡觉，恶徒为阻止田芳发出声，用擦脚毛巾，擦厕所的抹布堵田芳的嘴，捏鼻子，她所遭的痛苦使她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了。

恶警们对田芳更是下毒手，由于田芳不报数，恶警就经常把她铐在床上，从五点到十点，蹲不下站不起，还不让出动静，稍有声音就让几乎全组人都上来打她。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末，田芳因拒穿囚服，，恶警们就指使犯人强行给她穿，田芳再次拒绝，恶徒就说：不穿囚服就什么也别穿！她们就给田芳扒光衣服，还故意把前后门窗大开，让她站在寒风中，冻得她浑身哆嗦，还问她冷不冷。一群恶人冷嘲热讽之后，伪善的恶警郭立清出场了，她假装心疼的劝田芳穿衣服，田芳说她没犯法，不穿！郭立清就说那你穿上自己的衣服吧，然后

跟她走。她就把田芳领到狱内的“转化”班，那里有多名恶警，有的充当打手，有的扮演伪善的角色。看田芳怎么劝都不“转化”，就下黑手了，恶警刘刚用竹把的扫床刷狠狠的打田芳的脚心，后来他还用电棍电她。一个从保安召来的张姓恶警还用烟头烤田芳的脸，然后还疯狂的狞笑。在那里只要田芳拒穿囚服，恶警们就把她铐在床栏杆上双脚不能着地，非常痛苦。为反迫害田芳绝食抗议，那些男女恶警们就一齐上，一个女恶警甚至用手指去抠田芳的嘴。

二零零五年六月末，有领导参观监狱，田芳就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和犯人们就把她关在大厕所内，犯人袁铁明，曹桂香，王金燕受恶警指使，把田芳铐上，轮番用毛巾塞她的嘴，或用胶布一层层的封，还轮流监控田芳，根本不让她睡觉。又有一次，监狱有人来参观，田芳就当他们的面喊“法轮大法好”。包控犯人曹桂香，王金燕就疯狂拎起田芳扔到厕所里，对她进行拳打脚踢，曹桂香还恶狠狠的说，老娘不信治不了你！然后就抡圆了胳膊扇田芳耳光，大约扇了上百下，田芳的嘴唇被打出了一个大口子，她们还用刷厕所的刷子刷田芳的嘴……就这样田芳被关在小厕所里四、五天，当时正是大夏天，恶犯不让田芳洗漱，还时不时的把田芳拖出来，当着全屋八、九人的面，辱骂不堪入耳的话。还有一次，恶徒们把田芳关在大厕所里罚站，两天两夜不让动，田芳的脚肿得很严重，又大又红，很可怕，鞋子根本穿不进去，走路得拖拉着，一点点挪着走。

恶徒用各种方式折磨她近四、五个月后，田芳又被关进监狱的“转化”班，恶警张伟利和赵鹏程用电棍电田芳的嘴，致使她的嘴上结了一块又一块的黑疤。恶警们还让已“转化”的恶人轮番对田芳进行攻击。

呼市女监参与迫害田芳的恶警恶人名单：

恶警：周建华（监狱长）、肖梅、张艳蕾、张宇娟、王彦文、石彩凤、郭立清、毛敏、赵坚真、赵鹏程、郁薇薇、肖杰、刘刚、张伟利、康伟进

恶犯：曹桂香（死缓犯）、赵琪（诈骗犯）、王金燕、杨晓梅（贩毒犯）、谢素青（死缓犯）、刘苹、李亚梅、高秀云（杀人犯）

内蒙古通辽法轮功学员韩乃军近况

【明慧网】内蒙古通辽法轮功学员韩乃军在2007年6月被非法抓捕后，一直被科区公安恶警关押在河西看守所，快半年了，家属只能给他存些钱物，不让见面。听说他绝食抗议，又不知现状如何。他的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天天盼儿子回来，妻子更是四处奔波，却上告无门。科区公安不接待，科区检察院更是把人拒之门外，案件受理人都不知是谁。这些邪党控制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机关、恶人等都在暗箱操作。

在此正告科区恶警恶人，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